

文 2012 春季号
(新编第7期)

江夏文苑



王夫之／钉子户

零恩地／『獭狗』黄狩六

梅晓华／旅行在生命的航道里

董 贝／最后一头牛

李 浔／春天里的牙医

师力斌／文学在末梢处触摸历史

黄海 祝志明／春天的足音

新编 《江夏文艺》 春季号

李白桃红，春浓似酒。感谢春天，为我们带来那么多惊喜；感谢春天，为我们带来那么多动力；感谢春天，为我们带来又一次新鲜的呼吸。

王光久的小说《该死的北京文学》应改为《该死的江夏文艺》才好，爱恨交加的文学杂志，就像情窦初开的少女，难以割舍。零恩地是一位农民作家，他的《“獭狗”黄狩六》把一位狩猎者的形象写得活灵活现，跃然纸上。我区著名女作家张帆继出版长篇小说《剃度》后，又出版了《沦陷的城》《六月雪》《长天裂》等三部长篇小说。本期发表了她的组诗《三月三的变奏》，让读者欣赏到她诗歌创作的功力。我区26岁的女作家董贝，在23岁时就出版了长篇小说《宝珠二嫁》，目前已发表长篇小说170余万字，已是某网站签约作家。省作家协会主席方方说，省作协将与她签约。本期发表了她的散文《最后一头牛》，希望读者关注。刘富道是我省新时期文学创作短篇小说第一人，继《眼镜》、《南湖月》分别获全国第一、三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后，又接连获奖，本期他写刘醒龙的文章值得一读。何燕、李燕的诗歌写得空灵，本刊曾经发过她们的组诗，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本期又重磅推出她两位的组诗，让初学新诗的作者领悟什么叫好的诗歌。文学评论历来就是文学的助推器和催化剂，它会给文学提供很多理论支撑，本期选发李朝全、宗仁发、师力斌的文学评论，或许会对作者有所裨益。本期即将出版之际，省委“三万干部进万村挖万塘”活动圆满结束，此项活动我区独占鳌头。报告文学《春天的足音》，让我们感知我区干部和村民与春天一起前行的脚步声。

在物欲横流、价值失衡的当下，追问我们的创作热情何在，这是一个多么纠结的问题，我们呕心沥血地舞文弄墨，却无法改变我们的现实。感谢春天，给我们带来那么多启示。在柳枝抽芽的柔情中，可以看到一缕缕新绿，那是我们对春天的感言；在春笋破土的解释声中，可以看到一片片新篁，那是我们对秋天的渴望。

江夏文苑

主 管 中共武汉市江夏区委宣传部
主 办 武汉市江夏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承 办 武汉市江夏区作家协会

文学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方 方 王新民 叶大春 田 天
田 禾 刘益善 刘富道 刘醒龙
陈应松 黄运全 梁必文 董宏猷
谢克强 鲍 风 熊召政

社 长 蔡明贵

总 编 辑 熊明泽

副 总 编 辑 王夫之 李国辉 何炳阳

编辑部主任 祝志明

美 术 编 辑 王永更 徐 冰

文 字 校 对 夏国旺

法 律 顾 问 黄建华

编 委 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夫之 王永更 王 皓 朱大明
祁金刚 何炳阳 张高荣 李国辉
李宗祥 李剑平 陈本豪 周迎阳
欧阳贞冰 祝志明 唐禄生 黄 海
董光宇 熊明泽

编辑部电话 027-87914766

投 稿 邮 箱 573560577@qq.com

江夏作家网 www.027zj.com

刊 号 湖北省准印证第2032/WH号

地 址 武汉市江夏区纸坊中兴街原区老干局五楼

印 刷 武汉科勒彩印有限公司

2012 春季号

(新编第七期)

小说险滩

- 钉子户 /王夫之 /4
我该成为什么 /唐国明 /11
该死的北京文学 /王光久 /21
老理发师 /乔志峰 /25
匿名信 /王祖远 /26
鬼节来鸿 /汤礼春 /27
泄密的铁皮箱 /胡焕亮 /28
“獭狗”黄猗六 /零思地 /30

散文拾萃

- 水塘边的树根 /水月 /41
小花山下 /何炳阳 /42
旅行在生命的航道里 /梅晓华 /45
情殇2011 /风子 /46
小城元宵闹灯忙 /龙玉纯 /47
归元寺里头炷香 /高延萍 /48
最后一头牛 /董贝 /49
都市的苦楝树 /张森奉 /51
书香难舍 /徐宣冬 /52
北京与江南 /吴凯松 /53
在泰国跳楼 /陈凤尤 /54
火塘边守岁 /余春明 /55
五香男人 /黄斌 /56
荷花赋 /陈立忠 /57

名雕新塑

- 觉醒之龙 /刘富道 /58
老茶馆里的正午时光 /曹军庆 /59

诗海扬帆

- 春天里的牙医 /李浔 /60
一棵春笋 /熊明泽 /61
一只眼 /何燕 /62
橡树的小庄园 /李燕 /63
三月三的变奏 /张帆 /64
故乡,为什么我的心常常疼痛 /徐泽 /65
春天真好 /伍培阳 /67
夫妻话题作诗《钓鱼》 /楚天之云 /67
春天里的塞纳河 /陈建繁 /68
我爱,当我要溺死香气地称呼你 刘琼 /68

古笛新韵

- 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三大榜单震撼发布
发榜献辞 /69
唐朝飘来的雪花 /苏吉 /70
新派八字断语200条 /江雪苏 /74

文田拙耕

- 曾经打井人 /灰苍浓墨 /77
属于我们的酸甜苦辣 /余诗怡 /78
那一夜,月色如霜 /吴礼权 /79
理解 /祝丹 /79
一道风景线 /肖华 /80
青春纪念册 /郑子卓 /81
假如我是小偷 /胡雨 /81
中秋 /刘雪芹 /81

评湖飞舟

- 历史回望与时代深思 /古耜 /82
新变处有生机 /李朝全 /84
平实生活中的温暖力量 /宗仁发 /86
文学在末梢处触摸历史 /师力斌 /88

江夏揽胜

- 春天的足音 /黄海 祝志明 /90
永远的光芒 /李国辉 /92
德艺双馨 魅力人生 /高兴 /95

《江夏文艺》杂志理事会名单 /96

文坛快讯 /80

封面 春的笑容 /赵少凯 摄
封底 亲水大厦雄姿 /卢德耀 摄
封面题字 徐迟

CONTENTS

目录

钉子户

《村人村事》系列之一

◇ 王夫之

从哪说起呢。

村支书李跃进已经是N次上门做工作了，任凭他说得舌头起泡喉咙冒烟淋巴肿大，文革的两片嘴唇就像是点了电焊似的。不仅不松口，文革甚至还骂他是走狗，不仅当面骂他是走狗，甚至还在镇上公开说李跃进是走狗，说跃进肯定得了建筑老板金坨的黑钱，不然为啥事专替金坨跑腿。跃进的老婆为此冲进文革的家，要文革当面说个清楚明白，他家跃进何年何月丁卯刻得了金坨多少黑钱。文革说，哪个得了人家多少黑钱，哪个心里有数，再说，你凭啥事说是我说的，拿出录音相片做证据，最好是录像，要有，你可以到镇纪委县纪委市纪委省纪委举报去，还可以直接叫派出所的孔所长来捉走我，告我诬陷罪诽谤罪。

跃进老婆被呛得差点背过气去，有心跟文革的老婆撕头发扯衣角，无奈文革老婆守在鱼池，找不到撕扯对手，于是回家拿出砧板菜刀，坐在门口，剁一下砧板，

骂一声有些狗日的不得好死诬陷我家跃进得黑钱，砰砰，走路叫车撞死，砰砰，下湖叫水淹死，砰砰，吃鱼叫刺卡死，砰砰，上茅厕掉进茅坑叫屎尿呛死，砰砰。那个一阵好剁，手起刀落，寒光飞舞，叫人眼花缭乱，砧板上木屑飞舞，砰砰声不绝于耳，为平静的湖边小村平添了些许趣味。

剁骂了约摸半个多小时，跃进就骑摩托车回了，低吼一声，说日妈像个么样子，进屋去。

跃进灌了通凉开水，饱嗝都来不及打，说，你这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就是没有一点素质，就是不注意一点形象，我跟你说过几百次了，叫你提高素质你就是提不高，文明农户的牌子都叫你糟蹋了，你看看村里哪有你这个样子的，坐在门口骂大街，完全一副没素质的样子嘛，也不嫌丢人。老婆气呼呼将砧板菜刀丢在桌子上，说，就你素质高，就你见识广，你不晓得有多气人，文革狗日的到处说你得了金坨多少黑钱，连镇上的人都以为是真的。跃进说，莫开口闭口狗日狗日的，都是一家人，再说得没得黑钱，都在良心里，难不成文革说得我就真得了，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女人真是沉不住气。

老婆憋得脸通红，说，难不成还是我错了。

跃进说，要沉不住气，我那些天的工作就白做了。

老婆说，村里又不是就你一个干部，凭啥事让你一个人出头露脸，又不会多给你发工资。

跃进说，我说你素质有待提高吧，这根本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关键是，我是村里的书记兼主任，都是群众选举出来的，你说，这事一把手不带头做哪个带头做，再说，镇里这么信任我，工作做不下来，我这个书记在乡里还有卵的面子。

老婆撇了撇嘴，说，开口闭口一把手，多大的芝麻绿豆官，要不是看你当这个书记主任每年有一万多的工资，我才不想让你搞呢。

跃进说，是啊，你也不糊涂嘛，我这个书记主任又不是在白当，既然当了，哪能不做事呢，不像当年，当个村干部成天催粮派款撮谷牵猪，尽做些烂屁眼的事，如今有如今的工作要做，发展经济维护社会稳定是头等大事。又说，你看你看，将一块才用了个把月的新砧板剁得稀烂，那是镇里组织全镇村支部书记去张家界旅游时买的，三十五块呢。

老婆嘟嘟囔囔半天，跃进顾不上她，低头发短信。老婆问，又在给哪个发短信。跃进说，隔壁村的书记问

我晚上有没有空，说约几个书记一起去县城谈点工作。老婆就说，哪里谈不成工作，非要到县城去谈，只怕是去喝酒唱歌吧。跃进说，要真喝酒唱歌，也不是坏事。老婆说，我说吧，你们这些人啊，成天只晓得喝酒唱歌，我晓得你们男人的鬼名堂，说是喝酒唱歌，鬼晓得是不是在玩小姐。跃进当时就黑了脸，哪个说我们玩小姐了，你懂个卵，那叫休闲，晓得啵，再说了，现在扫黄扫得厉害，哪里还有小姐的影子，我们这点素质还是有的。老婆就说，反正你最好少去。跃进就堆起笑脸说，不就是谈谈工作，谈完工作喝点小酒唱点小歌嘛，搞得跟真的一样，不信你跟我们一起去。老婆撇了撇嘴，说鬼跟你们一起去，你真要去，记得早点回来，莫要瞎搞，少喝点酒。跃进说，晓得的，一口碎米嘴，一说起来就刹不住车，我难道这点还把握不住，都上十年的老党员了。

老婆无奈，只好找出一件干净的T恤，说，换上，莫搞得跟讨饭的一样。又问，你们么样去。跃进说，等会他们租面的来接我。

不到一刻钟，面的就来了，跃进拉开车门，钻进去，砰的一声关上门，面的一溜烟沿着水泥路隐没在山林间。

老婆轻轻叹了一口气，又自顾自地骂了一句文革这狗日的。骂完，转身进厨房，给小伢准备夜饭。

金坨是本湾人，前些年揣一把泥刀拎一只灰桶去县城打工，先是跟着人家包工头砌墙抹下水道修厕所，赚些辛苦钱。都说这人要是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那年快过年了，包工头将十几个民工叫到一起，说老板资金周转不过来，只给了一半的工钱，因此也只能给你们开一半的工钱，老板说了，余下的等一开年，新房子就要预售，保证全部补齐。民工们就围着包工头吵开了，有说小伢过完年就要交生活费的，有说答应老婆买台新彩电回去的。金坨蹲在一边，半天不吭声。包工头正急得满头大汗时，金坨说，大老板小老板都不容易，人家又不是说不结账，开年就开年，这个年过得去就行。有人就说，难不成你家里钱堆成山了吧。金坨说，哪家有得一点难事，我老婆子宫肌瘤，等着出年到县医院开刀，既然人家有难处，都退一步。见金坨这么一说，都不吭声了。包工头给众人一一结账写欠条，好不容易将大伙打发在了。

金坨拎着蛇皮袋，刚要走出工棚，包工头说，你等哈。说完，包工头掏出五百块钱，说，多谢你，这五百块钱少是少了点，也是我的一点心意，拿去给弟媳妇买点补品。金坨说，那不行，说好了开年再结账的。包工头说，这是我私人给你的，不，给弟媳妇的，跟工钱无关。金坨死活不肯要，说你就是打死我也不会要的，说完，抬腿迈出工棚。刚坐上回乡的班车，手机响了，包工头在电话里说，你金坨有味口，以后有我一碗饭，就有你半碗。金坨放下手机，摇摇头。

过完年，包工头就将一些诸如抹灰砌墙之类的工程转包给金坨做，说自己一个人搞不过来。等到楼盘完工，金坨结账时吓了一跳，刨去工钱，不到半年就赚了九万多。跟着包工头两三年下来，金坨已经成功地跻身小包工头行列，攒下了五六十万。后来，慢慢做成了建筑老板，车子也买了，别墅也盖了。

这人钱一多，就想扳命。

如今不都时兴搞农家乐吗。几年前，县国税局与村里结对帮扶，将湾子旁边的一片湖滩改造成了鱼池，文革和其他三家每家包了两口，因为对养鱼不大内行，偌大一片鱼池每年养鱼的收入还不如种粮食，每年上缴村里和组里的承包费拢共才几千块钱。村里想收回来包给外地人，人家一口价出到每年上缴承包费两万五，村里出面做工作，四家一致反对。作为同湾人的村支书跃进也就不好勉强，收回鱼池的事情就搁了下来。但是，同为一湾人的金坨恰恰看中了这片鱼池，前有水面，中有荒地，后有山林，而且离公路又不远，搞农家乐再好不过。金坨跟跃进商量，要租下这块地方，搞垂钓休闲农庄，至于租金嘛，金坨跟跃进伸出一个巴掌，说以后要是效益好，再继续加。村里觉得这是好事，就初步商量了一个基本协议，只等几个承包户同意，再签正式协议。等到村里出面做工作时，几家仍然不同意，金坨也多次上门，得到的都是摇头。

金坨偏偏不服输，非要拿下这块地方。

某日早上，一辆黑色轿车开进湾子，车上下几个戴着墨镜染着黄头发胸口手膀描龙画凤的青皮仔，其中一个光头，头上有条几寸长的刀疤，闪闪发亮。青皮仔到了湾子，逐户打听几个承包户的家，然后，每家送上两瓶酒一条烟，轻言细语地说，我们老板看中了你们的鱼池，想搞个项目，请你们支持支持，今天来主要是希望你们，打个招呼，如果行，每亩鱼池给你们补偿两百块，今年的承包费由我们老板给，如果实在不行，那就算了。几个青皮仔说完，放下东西就走人。

青皮仔走后，湾里的年轻人说，那几个人都是城里打牛的。年纪大的说打牛的就是牛贩子，牛贩子当然会牵头牛，为么事没见牵牛，都坐的乌龟壳，未必城里也有搞这行的，未必城里的牛贩子生意就这好。有人就插话，说，大概是专门杀牛卖肉的，听说如今牛肉贵得很呢，不过这些牛贩子也太牛逼了，还开小车出来做生意。年轻人就一起哄笑，说这跟杀牛有卵的关系，打牛就是黑道，黑道就是街痞子。年纪大的又问，听说黑道一上来就要拿刀舞棍剁剁戳戳，为么事都客客气气，还提烟送酒的。年轻人就说，你们真是欧土了，如今的黑道哪里还搞那一套。年纪大的又问，那搞哪一套。年轻人就露出很不屑的神情，说，懒跟你们扯了。年纪大的就想不通，真是日怪，如今街痞子都讲精神文明了。

几个青皮仔前脚走，金坨第二天就回来了，见人就撒烟，还是那种花烟屁股的好烟，听说一根烟就要六块

钱。金坨边撒烟边说，真是对不住人，昨夜听说我公司的几个手下来过，我连夜把他们狠狠搞了一顿，狗日的还得了，跑到我的湾子闹事，那不是老鼠给猫儿当三陪吗，不要命了这些小狗日的，真是邪完了。赔完礼，金坨在湾子里转转，跟一些长辈扯扯家常，然后说，我顺便去镇里找书记商量点事，改天回来跟哥佬伯叔们聊。

等到跃进再来做工作时，那三家一致表示，说反正每年也赚不了几个扁钱，还没日没夜守在湖边喝湖风，真是划不来，再包下去怕得累死。轮到文革家时，文革颈子一扭，说，我还想继续搞下去，再说我签了合同的，十年不变，要想我退出来，好，等合同到期了再说。

湾子里年轻人就提醒文革说，你还看不出来，人家都请黑道上门打招呼了，你再不点头，怕是要吃亏的。文革说，我怕个卵，他金坨也是李家的人，按辈分还喊我叔，不说一个房份，就算不是一个房份，他真要搞我，只要不把我搞死了，我还不信我搞不了他，兔子急了也咬人呢。年轻人就摇头，说，真是没吃过亏的，当钉子户看跟么人当。

跃进跟金坨打电话，说文革的思想工作还是做不通。金坨说，我这也是为他们好，发展村级经济，带动村民致富，为么事就想不通呢，要不，我直接跟他摊牌。跃进说，你是不是脑壳进水了吧，那搞得的，都是李家一个房份的人，行蛮这事千万不能做，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要按你那样搞，只怕李家要把你的路给断了。金坨想想也是，于是便拜托跃进，说你是书记，这个事还是你多做工作，实在不行，我多给点钱，反正这鱼池我要定了。跃进只好答应再试试。

为这事，跃进好些时都睡不安稳。

二

跃进再三上门做文革的思想工作，从招商引资的宏观一直谈到增加收入的微观，可文革依然如故。

跃进将情况反映到镇里，镇委书记指示镇招商引资办主任老吴协助做工作。老吴在跃进的陪同下找到文革，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又是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又是指出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好处，文革就像一颗打不响的哑炮。老吴气得跺脚，说，你这人为么事个样固执己见，大道理说了半天，小道理也扯了一箩筐，你究竟有么要求，说出来，我能拍板的就现场拍板，万一不能拍板的，回去后请示镇里领导拍板，你总不能一言不发吧。文革只是摇头。老吴急了，说，你要再这样固执，我只好回去给领导汇报，请镇里组织力量拔钉子。文革说，莫要吓我，难不成我是被吓大的，你就是组织城管组织警察来又么样，我一没杀人，二没放火，三没违章建筑，我怕哪个，要是搞我，我就给焦点访谈打电话，给你们曝光。老吴急得团团转，说我还没

见过你这种犟水牯，完全像钉子户嘛，又不是不让你提条件，你就是不提，么意思嘛。文革说，我有得意思，钉子户就钉子户，我按承包合同办事。

跃进在一旁按捺不住了，说，文革，你也太牛犊了，人家吴主任说了大半天，你有么要求就说嘛，不要咯样腥不腥臭不臭的。文革斜眼看着跃进说，我晓得你们官官相卫，你们起的歪心我又不是看不出来，就是想趁机捞点好处。跃进说，我哪里捞好处了，我不是为了招商引资跟村里的经济发展嘛，要不是为了工作，我还真懒得跟你打嘴巴官司呢。文革说，捞不捞好处跟我无关，反正我不退出，如今讲和谐社会，讲以人为本，我估计你们也不敢瞎搞，连电视上天天都说群众利益无小事。老吴说，你道理有错，但是还要看实际情况，在整体利益问题上，要小局服从大局，个人服从国家。文革说，实际情况是我签了合同，不能说你想撕毁合同就撕毁合同。

老吴只好说，不说了不说了，脑壳急疼了，以后再谈。说完，扭头就走。

跃进跟在后面连声说，吴主任对不起对不起。老吴关上车门，大声跟司机说，回镇里。

跃进急得直跺脚。

老吴回到镇里，将情况反映给镇委书记，说，那个李文革真是个钉子户，犟得很呢，要不要采取组织措施，不然搞不下来。书记说，再牛的钉子户也是群众，这事只能慢慢磨，还是要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来化解矛盾，怎么能性急呢，一次不行来二次嘛，二次不行三次嘛，现在的群众不比以前，一打二吓就能奏效，现在的群众懂得法律，晓得利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硬搞肯定是行不通的，对于这样的钉子户，只能做工作。老吴一脸苦相，说，书记大人啊，看那架势，不是一般的钉子户，完全称得上腊骨头，跟打不湿揪不干的油抹布一样，难搞得很。书记说，老吴啊，我们党提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对于这样的群众，如果行蛮，那还谈什么执政为民呢，那不成了害民了吗，毛主席说人定胜天，我不是也经常跟你们说过吗，工作靠煽，喝酒靠撬，说书靠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你们要慢慢煽，这样吧，我不看过程，只看结果，无论如何，这事交给你了，你是招商办主任，希望你积极配合村里将这块腊骨头啃下来。

老吴说，那我再试试。

书记说，工作是讲方法的，要采取一些策略才行，不要被困难压倒，搞招商引资工作，就是要善于做工作，善于运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要不断树立大局意识。

离开书记办公室后，老吴自言自语说，就图个嘴巴快活，要是好搞，你当领导的去试试，真是坐着说话不腰痛。

老吴一着急，就想抽烟，摸摸荷包，这才发现早就

抽完了，于是悻悻然上街买烟。走到街口绰号滴滴达的商亭，刚掏出钱包，来了一个皮肤很黑的人，仔细一看，原来是李文革。老吴就说，文革，你也买烟啊。文革淡淡地答，是啊，买烟。老吴问，你买么烟。文革说，我一个老百姓能买么烟，日破天也就硬长城红金龙。老吴就说，滴滴达，给这位兄弟来条红金龙，记在招商办我的账上。滴滴达将烟递给文革，文革说么回事。老吴说，送你一条烟。文革说，凭么事送我烟。老吴说，有得么事。文革说，有得么事送我烟，是不是公款多了有得地方花。说完，文革自己掏钱买了条硬长城，头也不回走了。老吴有点无地自容，喃喃自语，说这狗东西不识抬举。滴滴达说，吴主任我晓得，这个文革顶犟的。老吴没好气地说，不关你滴滴达的事。

老吴酝酿了一口痰，刚要吐，看见清洁工推着板车走了过来，憋住痰，走到垃圾桶前，恶狠狠吐出声来。这时，镇委书记的小车从旁边经过，老吴抬手跟书记打招呼，书记矜持地点点头，车子往县城方向开去。老吴就觉得有些尴尬，又酝酿出一口痰，恶狠狠吐在地上，惊得旁边西瓜皮上正忙着进餐的苍蝇四散而逃。

老吴掏出手机，拨通李跃进的电话。老吴在电话里说，李书记啊，刚才我碰到文革这狗东西了。跃进在电话里说，吴主任怎么骂人呢，文革好歹跟我是一个房份的弟兄，你这不等于连我也一起骂了吗。老吴说，我也不是骂他，只是有点恼火。老吴撒了个谎说，刚才我跟文革提了那件事，他还是死活不松口，你说么样搞。跃进说，你镇里的领导都搞不下地，我有么板眼能搞下地，再说，你吴主任又不是不晓得，文革属于腊骨头那种的钉子户，我总不能带黑道去搞吧。老吴说，万一不行只能强行搞，跟县城搞强拆一样，先叫镇里城管中队和派出所搞十几个人来把人控制住，再开台挖机来，该赔多少钱就赔多少钱。跃进说，当初承包鱼池的时候，我在村里搞文书，鱼池边建临时建筑是经过村里允许了的，合同上也有，应该不能算是违章建筑，再说，那样搞保不住要出事的，文革万一想不通喝药呢，万一买斤把汽油自焚呢，万一到县里市里省里北京上访呢，那不是掉得嘴大。老吴说，不至于吧。跃进说，不是至于不至于的话，真要出了事，我看没人敢担责任，就算不出人命，真要上访了，也是不好搞的，村里和镇里的维稳工作就要扣分。老吴实在想不出办法了，只得说，那我明天去村委会找你，我们再好好商量商量。跃进说，我明天不在村里，县城有个亲戚嫁姑娘，明天一大黑早就得赶情喝酒去。老吴说，那等你忙完再说。关上手机，老吴闷闷地往镇政府大院走去。

刚走进院子，手下的那个选调生小严问，吴主任，看你脸色不大好，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了。老吴说，嗯。说完，径直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往杯子里加了开水，喝了一口，五心烦躁地拿起一张晚报翻看，看了半天，没看进去一个字，便打开电脑玩斗地主。斗了几盘，盘

盘输，便改为偷菜，偷完菜，心情稍稍好了些。关上电脑，钻进隔壁计生办，计生办主任问，老吴，今晚忙不忙。老吴说不忙不忙。计生办主任就说，那我们晚上搞酒去，搞完酒打麻将。老吴说好好好，我跟老婆说哈。

晚上，几个人坐在镇里的小餐馆喝酒。老吴提起文革的事，计生办主任就笑，说，对付钉子户还不简单。老吴问，看样子你有好法子，计生办主任说，你先干一杯，干完酒我教你。老吴端起杯，二两半的酒一口就干掉了。老吴说，说话可要算数的哈，我酒搞了，你说么法子。计生办主任说，你找派出所和镇城管中队，把人控制起来，用挖机一挖不就到位了。老吴说，你这算是鸡巴的点子，我早就想过的，行不通的。说完，老吴就有些耿耿于怀，说我那杯酒算是白喝了。旁边的几个人也跟着起哄，说不能欺负老吴一个老实人，计生办主任无奈，只好也干了一杯。一来二去，几个人就喝高了，说话舌头像打了结。这时，老吴的手机响了，老吴看也没看，大着舌头问是哪一位。对方说我是李金坨。老吴一听是李金坨，打了一个激灵，酒也醒了一半，说你等一哈，屋里太吵我出门去接。金坨问他事情进展如何，老吴说日妈铁板钉钉。金坨说那就好。老吴说好个狗粪，在铁板上钉钉子，那可能吗。金坨明显有点不高兴了，说万一吴主任你搞不定，我只好请你们镇里的书记镇长出马。老吴说李总你么意思，你是不是想拿书记压我。金坨说你不要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既然工作这难做，书记出马肯定要强一点，人家毕竟是领导嘛。老吴说你也莫急，好事多磨，事在人为，我想想办法。

喝完酒，老吴平平仄仄回到宿舍，党政办主任打电话来，说书记请你到办公室去一下。老吴就暗暗叫苦，心说，狗日的李金坨，到底还是跟书记说了。

推开书记办公室的门，问书记，还有休息啊书记。书记反问，你喝酒啦。老吴说，嗯，晚上没事跟几个朋友坐了一下。

书记就问起那件事，老吴说，工作正在进行之中，但是有些难度。书记说，当然有难度，不然还要我们这些干部做什么，你老吴是招商办主任，这件事只有你亲自办才行，希望你抓紧，今年县里下达的招商引资目标必须完成，不然到时候我们镇就评不上先进单位，评不上先进单位，全镇机关干部年度绩效工资就要泡汤。老吴连连点头，书记说得对，我明天再去，争取早点把事情办妥，不拉全镇的后腿。

回到宿舍，老婆赶紧给老吴打水洗澡。洗了半天，老婆见没有动静，推开卫生间的门，老吴竟然坐在地上呼呼大睡。

桩上的狗日命地跳日命地叫，扯得粗铁链子叮叮当当响，要不是拴着，两只狗将跃进分着吃掉只怕都有可能。跃进感觉到后背的汗毛都在跳舞，本来天气就热，加上这一顿惊吓，连头发都在滴汗。小屋里一个女人边开门边骂，诨，诨你妈个×，是不是见了活鬼。出门来，见是跃进，说是你啊，找文革是吧，文革不在。跃进问人哪去了，文革老婆说大概可能说不定上街去了，也说不定去摸麻将去了，反正天蒙蒙亮就出门了的，好像说九点钟就回。文革老婆搬出一把打了绑腿的小椅子，说书记你坐，我要去湖汊割点草喂鱼。跃进掏出手机，手机竟然还没开机，赶紧开机，看了看，就说，都八点半了，我等文革，你去忙。两只狗见跃进跟主人熟悉，就安静下来，躺在阴凉处睡觉。

跃进从摩托车工具箱里掏出茶杯，刚要喝茶，手机就响了。老吴问在哪，说，我从一大早起就给你打手机，一直关机，说你怎么老关机呢，是不是在躲着我。又说，我到你家里和村委会找你，都说不晓得你去哪了。跃进说对不起吴主任，我哪里敢躲领导，的确是忘了开机，刚刚开机。老吴就问，你现在在哪。跃进说我在文革的鱼池。老吴就说，你等哈，我立马赶过来。跃进说，文革不在鱼池。老吴说，在不在我都来。

不到一刻钟的工夫，一辆破面的轰轰烈烈开了过来。老吴和招商办的小严次第下车。跃进推开门，搬出两把塑料凳。

三人坐了半天，茶杯里的水早就喝干了，正口干舌燥，文革老婆挑担蒿草回了。跃进有点不耐烦，问，文革么时回，文革老婆说，哪个晓得，他说是九点左右回的，莫不是摸麻将去了，这狗日的把事不当事做，回来我让他晓得的。跃进就跟老吴说，吴主任，要不我们先回去，等文革回了我再通知你。老吴大概是顶不住干渴了，说，那就先回去。又跟文革老婆说，你家老公要回了，麻烦你跟李书记打个招呼。文革老婆说，我晓得文革猴年马月回，再说我又没手机。跃进说，文革一回，我就直接跟吴主任联系。

又过了一天。

老吴正在机关食堂过早，忽然听到外面嘈嘈嚷嚷，正要看看个究竟，一个人冲了进来，径直冲到自己的跟前。

文革说，吴主任，你们做的好事。

老吴百思不得其解，说，你搞清楚，哪个做了么事。

文革喘匀气，说，你们也不至于这样搞，如今不比以前。

老吴越听越糊涂，说你莫急，慢慢说，到底么回事。

文革说，还么回事，我问你，你昨天上午是不是跟李跃进李书记去过我家鱼池。

老吴说，是啊，李书记先去的，我跟小严后去的，

找你你不在，后来我们坐了一阵就回了。

文革说，承认就好。

老吴说，不是承认不承认的事情，我们的确去找过你。

文革说，你们也不至于下毒闹狗啊。

老吴说，我们么时候下过毒，我们就坐了个把小时，不信你问我们招商办的小严。小严在一旁说，我们就坐了一会，见你没回，我们就走了。

文革说，你们当然是官官相卫。

老吴说，文革，你说清楚点，我们为什么事要下药，我跟你有仇吗。

文革说，昨天半夜，我听到两只狗叫得不对劲，起床一看，两只狗倒在地上抽筋，嘴上全是白沫子，几分钟就死了。说完，呜呜哭了起来。

老吴让炊事员倒了杯凉茶，递给文革。说，怎么可能呢，我们昨天去的时候，两只狗还趴在地上睡觉，看到我去，还诨了几声的，你说，我一个堂堂的公务员，怎么做得出下药闹狗这样下作的事呢。旁边围观的机关干部都说，是啊是啊，吴主任做不出来这样的事。

文革说，你们说要我信谁，昨天一天没人到我的鱼池去，就你们几个人去过，我不怀疑你们，难道怀疑我自己不成。是不是你们看我不愿意把鱼池让给金坨，你们就下毒闹狗，现在还只是闹狗，鬼晓得下一步会不会在我锅里下药闹人。

老吴说，你这话说得不大对头，就算你不支持镇里的工作，不答应把鱼池让出来，这也只是工作问题，我们私人之间并没有恩怨，我们至于那样搞吗。再说，我们是上午去的，你家的狗是半夜死的，时间也不对啊，要是我们下的药，还要等到半夜发作吗。

文革说，反正我不管，我老婆说就你们去过，你们是不是下的慢性药也说不清楚的。

老吴哭笑不得，说，这样，现在我就请兽医站的朱站长一起去鉴定一下，有必要请派出所一起去，这个事是要查清楚，不然，我们背不起这个黑锅。

文革说，那就鉴定。

老吴喊上朱站长，文革要骑车，老吴说，车子就放在大院里，回头你再来骑。

派出所所长手头正好有案子要办，就派民警小金一同前往。

到了鱼池，朱站长很正规地戴上胶手套，翻来覆去地看，看完，朱站长说，急性中毒死亡，看样子应该是三步倒，三步倒三步就倒，要是毒鼠强，狗吃了烧心，要日命找水喝的，再说如今哪里还买得到毒鼠强呢，前些年早就禁了，只有吃了三步倒，顶多也就几分钟的事，连扳命都来不及。

文革问，你看几眼就肯定这是急性的。

朱站长翻眼看了一下文革，说我搞了三十几年的兽医，这点把握我还是有的。朱站长想了一下，有点夸张

地说，每年全镇光家畜中毒的事，我都搞了七八十起，派出所还经常找我办案呢。小金有点挂不住，说，朱站长说得太不靠谱，全镇每年哪来的几十起家畜中毒的案子。朱站长也不搭理，脱下一只胶手套，从屁股后的口袋里掏出一本证件，哗啦晃了一下，说，我这个高级兽医证难道是在地摊上办的不成。

文革说，我又没有说你这个证是办假证的给弄的，我就是想不通，你说深更半夜哪个跑来下药呢，又不是冬天，药死狗还能卖钱。

朱站长说，这个不归我管，我负责专业方面的事，治安方面的事找派出所。

小金说，药闹狗的事也没法立案啊。

老吴将跃进喊过一边，说，李书记，我看这事有点蹊跷。跃进说，再蹊跷又不是你我做的，派出所都说管不了。跃进又说，会不会是金坨搞的。老吴说，这个我不敢说。跃进说，要不，我问问金坨。老吴说，怕不妥吧，连个证据都有得。跃进说，我想清楚再说。

老吴安慰还在抹眼泪的文革老婆说，两只狗死了，我们也很难过，毕竟狗通人性，你也不要七想八想的，事情总会弄清楚的。幸好的是，人家还只是闹死了你家的狗，没有对你的鱼池下手。

文革说，今天药狗，还真说不定哪天给我鱼池下药的。

小金严肃地说，那是可以立案的，情节严重的话，够得上判刑。

文革说，看来我得给鱼池装上电网，夜里合上闸刀，哪个来下药，电死狗日的。

小金说，私设电网是犯法的，我劝你莫要有那种想法。

文革说，不准装电网，埋几个铁夹子总可以吧。

小金说，也不行，把人腿夹残了，也一样够得上过失伤人，也是违法的。

文革说，那就只能等那些狗日的来给我的鱼池下药。

小金说，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也不一定非要那样搞，你注意点不就行了，夜里要是有点风吹草动，起来拿电筒照照。

文革说，那我还养个卵子的鱼。

老吴适时补上话头，说，就是，如今镇里社会治安这差，我看你不如退出来算了，辛辛苦苦守在湖边喝湖风，又赚不了几个钱，还真不划算。

小金有些不高兴，说，镇里么样社会治安差了，我们所这几年年年都是全局的先进科队所，去年还被县委县政府评为先进单位，吴主任你作为镇里的领导，这样说恐怕有点不妥吧。

老吴知道说漏了嘴，赶紧赔不是，说，我只是随口说说，并没有否定派出所的意思。

文革也大为不满，说，吴主任的意思就是要我退出

来，我偏偏不信这个歪邪，鱼，我坚决要养，要是有人胆敢来下药，没碰到算他走狗屎运，要是碰到了，我一铁叉下去，戳到头是头，戳到胸口是胸口，戳伤了我送医院去诊，戳死了我填命。

小金说，也不能那样说，还是依法办事的好。

文革脖子一拧，说，我依法，人家为么事就不依法，你们派出所就晓得抓卖淫嫖娼罚款捞收入，老百姓的事情根本就不管。

小金说你越说越没谱，我们派出所么时候只抓卖淫嫖娼罚款捞收入了，我们也不抓社会面的控制，确保一方平安吗。

文革说，算了，不跟你们扯，反正扯不赢你们，该我倒霉，你们要忙你们忙去。

老吴见状，跟跃进对视了片刻，说，我们走，跟一个钉子户扯不清白。

众人尴尬上车。

望着破面的绝尘而去，文革蹲在地上嚎啕大哭。

四

梁子湖是荆楚大地长江之滨一颗璀璨的明珠，作为中国十大淡水湖泊之一，物种丰富，水质清冽，仅淡水鱼类就有百余种，因发现桃花水母而被誉为生物进化的活化石和物种基因库。渔民从湖中舀水，不用烧开，直接饮用。如果从湖中捞起活鱼，剖开肚子，趁鱼还在蹦跳，舀上湖水，抓上一把辣椒，煮熟，简直是人间美食。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三百里梁子湖自有与众不同的景致所在。梁子湖不仅营造了湿润的小气候，而且在夏季也是雷雨和龙卷风高发区，雷暴天气比走亲戚还要勤，而龙卷风几乎每年都会光顾一两次。

说来就来。

那天吃罢中饭，湖边湿热的暑气逼得人抓心，平日波涌浪卷的湖面上水波不兴，就连日日在浅滩上觅食的细脚伶仃的白鹭们也不晓得躲到哪个鬼眼里去了。鱼池的堤埂上，黑米草在烈日下耷拉着叶片，一副日不死的样子，成群的鲢子鱼胖头鱼有气无力地钻出水面吐水泡，唯一有点生气的，就是两口鱼池里翻着水花的增氧机。

文革和老婆忧心忡忡地坐在小屋的石棉瓦棚子下，一只破电扇发出沉重的喘息声，好歹也能吹出一丝儿热风。光着黧黑上身的文革抬头看看天上一动不动的云，说，这鬼日的天气，只怕要发雷暴哟。老婆也看了看天，懒得搭白。文革又说，两个伢也不晓得在学校么样了，听说学校又要交什么试卷费，就晓得瞎收钱。文革又说，今年就指望这两池鱼搞点收入，要是搞得好的话，冬至前后还能卖上两万块钱，刨去成本，能赚个七八千就知足了。老婆终于开腔，说，还不跟赌博一样，你看前年大水，一池鱼跑了大半，硬是亏得脱裤。文革

说，养鱼总是有风险的，总不能指望年年都赚钱吧。老婆说，我跟你说不养不养，你非要跟我纠筋，如今上不得下不得，不如今年过了，你出去打工，听说深圳那边招不到工，我一个人守着那点田地搞点口粮，外带两个伢读书，也比守着鱼池强。文革说，你脑壳是不是叫门板给夹了，出去打工，你说的跟翻书一样轻飘，你以为外面的钱是那样好赚的吗，每年过年那一阵，你也不是有在电视上看过，辛辛苦苦做一年，工钱不晓得几难讨，国家每年都在帮忙民工讨工钱，再说火车票日妈难买得很。

老婆就不吱声了。

文革抽了根烟，说，我本来打算不养鱼了的，就是看不惯金坨那个得瑟的样子，有了几个臭钱，就不得了了，我就不服那口气。老婆说，不服气又么样，人家也是辛苦讨得快活吃，还不是自己拼出来的。文革说，拼出来又么样，你金坨在外面拼啊，为么事又回来凑热闹，跟我们抢饭吃，金坨有板眼不错，这样有板眼的人还为么事回来搞鸡巴投资，那不是故意跟我们过不去吗。老婆说，如今不是兴搞什么农家乐吗，听说蛮赚钱的，城里人就喜欢到乡下来玩，你说城里多好，要么东西就有么东西。文革白了老婆一眼，说，还说，都是跃进跟金坨勾结在一起，这叫官商勾结，你说，跃进要没得金坨的好处，他为么事那样拼命跟金坨跑腿，八成是得了人家黑钱，拿了人家的手软，吃了人家的嘴软，要换成我，还不一样手软嘴软。老婆说，莫再说那话了，前些时你到处说跃进收了黑钱，跃进老婆没把你骂死，没根没据的事，不要瞎说。文革说，我只是说说消消气，何况又有当着跃进的面说，要再骂，看我不铲她嘴巴。老婆叹口气。

正说着，风就从南边一阵阵的来了，天上大坨大坨的云也跑得急，好像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池埂上刚才还日不死的黑米草手舞足蹈起来。看看远处，湖面上波浪涌了过来。

文革说，看样子要发雷暴了。两口子赶紧收拾摆在小房子外桌椅电扇等家业，石棉瓦棚子在风中抖动。

东西刚收拾完，两口子钻进小房子，还没来得及关上门，那风像吃了狗卵似的，劲头十足，越刮越猛，天上的云跑得比刘翔还快，眼睛能看到的野草全部卧倒，湖水已经等不得一浪压一浪了，干脆跟着风飞了起来，形成了满湖的水雾。小房子被吹得鬼一样的呜呜叫。

文革说，拐了拐了。

还没说完，雨也跟着风一起来了。那雨好像不是从天上下来的，倒有点像夹在风里扫过来的，从瓦缝门缝日命的往里钻，不大一会，屋里就湿透了。两口子找了块塑料布裹在身上，老婆死死地抱着文革，手指挖进他的后背，浑身发抖，不住声的说文革我怕文革我怕。文革将牙齿咬得都快碎了，连一句安慰的话都说不出。突然间，更大的轰隆声从远处传来，还没等两口子去分

辨是什么声响，两口子几乎同时眼睛一黑，世界就不见了。

等文革醒来时，已经是半夜了，睁开眼，眼前一片洁白。他怀疑是不是在地府。正疑惑间，有人说，醒了醒了。他感觉声音好熟悉，定神一看，是村支书李跃进，身边还围着几个兄弟姊妹。跃进说，醒来了就好，吓死我了。

文革想动一动，却感到浑身像被剥了皮，又像被撒了一层盐，火烧火燎的疼。文革有气无力地问，我这是在么地方。跃进说，县医院，幸亏抢救及时，不然就掉得大。文革问，我老婆你婢呢。隔壁病床上有人说话，说我在隔壁。文革问，你么样了。文革的二哥说，冇得事，就是头上燎了七八针。

后来，跃进告诉文革，说龙卷风刚起时，他在镇里办事，突然想到湖边的文革两口子，等龙卷风风势稍小，赶紧请招商办的吴主任开车往湖边跑。到了湖边，果然出事了。几个人从烂砖瓦中扒出了文革两口子。跃进说，那还叫人了，简直是血人，我还以为没救了的，把你们两抬上车，往镇卫生院送，镇卫生院简单包扎止血后，说情况不明，又赶紧往县医院送。跃进又说，幸亏起风暴后变压器炸了，要不然，就是压不死也叫电给打死了。

文革问吴主任呢，跃进说，我们一起把你送来后，吴主任跟我一起跑前跑后，各项检查都做过了，医生说暂时都不会有生命危险，他们才走。对了，住院的钱还是吴主任跟他手下小严垫的。文革二哥说，刚才金坨送了五千块钱过来，说要不不够的话就让跃进跟他打电话。

文革说我累了，想眯一下，说完，闭上眼，眼泪却淌了下来。

这年初冬，文革卖完鱼，找到跃进，说再也不敢养鱼了，日妈养鱼真不是人做的事。

第二年开春，一座古香古色的梁子湖生态农庄在湖边开张营业，县城省城乃至周边一些城市每天都有人来这里钓鱼吃饭搓麻将，生意火得不得了。

文革本来打算出去打工的，金坨叫人喊文革去一下。到了农庄，跃进正好跟金坨坐在钓鱼台的凉棚里日喝。金坨问文革有么打算，文革就说一个老表在广东打工，说那边要保安，一个月一千多。金坨说，还出去打个屁工，你就在我这里做事，专门帮我照护鱼池，投投料，称称秤，每月给你开一千二的工资，包吃包住。文革想了想，说，我跟你婢商量一下。金坨说，莫商量了，你跟我婢两个人都来，我婢做保洁，每月八百。文革又想了想，突然哭了。

跃进笑了，说，哭个卵子，我看比当钉子户要强一百倍。

梁子湖的春风轻轻吹了过来，文革深深吸了一口气，湿湿的湖风有股香味，真舒服。



我该成为什么

◇ 唐国明

那是一地的鲜花，在你的眼泪中。那是一地的青草，在你的笑容里。不知何时见面，也不知怎样面对。一双鞋子，在大地上，在天堂，在人间。它能告诉我它能留给我什么。如一双脚，它在沉默中言说，它在沉默中从时间里走过。

我的世界在山顶安放。那里的花在开草在长。风从那里吹过，吹过无边的荒凉。粮食在成熟，生命在枯黄。冬天的雪下下来，村庄洁白。我在炉火边举着酒杯。

在修筑房子的父亲在修筑我的梦。我的梦被父亲修筑成了天空，修筑成了城市。在我睡梦里的父亲在修筑他的乡村。我在梦里从他的村庄打马而过。父亲老得如一棵树在他的村庄挺立着。我如一股风从他的原野上吹过。我不可以停留，我怕我的父亲见到我的一头白发，我怕我的父亲见我两手空空。

你如我一只断了的翅膀，不知你在何处，也不知你落向了哪个山谷。不能飞翔的我，只能守望，守望另一只翅膀。没有你我再也不能单翅飞翔，没有你，在空荡荡的远方，我只有如一只失去飞翔能力的鸟，慢慢学会直立行走，慢慢学会做一个世俗的人。在现实的大地上，播下丰收的种子与希望。

走了这么远我仍不知疲倦。我看见风吹过了草原，我看见带着琴的她匆匆走过，我在草原的歌声里漂泊。我不知我已漂泊了多久，我只知道我已走在了天际的尽头。我在寻找，寻找一个传说。

白天就这么寂静，我在安宁的寂静里想象远方的河流。它似乎在呼唤我同去又似乎在呼唤我同流。高高的山岗上是小鸟的家，这低低的谷中是我路过的村落。还有一朵花，我只能观赏，我不能带走。我有点离不开这个山谷，我很想在山谷中，与花一起想象生活。

你还爱我吗？那忧伤的花朵早已败落。我还在等你，等你在谷中。你会头戴鲜花而来吗。今夜的月色很忧伤也很美丽。今夜的我也很寂寞也很孤独。说过，我会等你，我就会一直等下去，一直等到你背着一筐果子放在我的门前。等到你玩累了，如一支花插进我的胸中。让我忍受你一生给我的疼痛。

你在水上，在水上。如一位白衣飘飘的仙子。如同一个梦的村庄。如一个又一个白色的梦想。如同，如同

我一生幸福的风。在我的洁白里，在你的洁白中。

我把自己保持得干干净净。归还一个千年前相识的人。永远是这样的夜晚。让我承受着夜的残忍。让我在窗前思念得更深。夜是我向白天飞去的翅膀。夜的翅膀越拍越黑越接近黎明。有时，我像一个阴沉沉的黑夜。黑夜太黑也太凄凉。天上的月亮承受着更加空寂的天空。我的黑夜我的月亮，是一本我夜夜必读的泪水诗册。

为了爱，我奉献出了我的天空。今夜，是美丽与忧伤，也是辉煌与希望。你在我的梦里。让我情不自禁的剥去了你的衣裳月光。用世上最美的柔情。献给你从没有过的想象。今夜，你坐落在情爱的废墟上，你成为了夜的中心。

天鹅的村庄，沉默孤独的村庄，这就是我诞生的地方。

给我粮食，给我婚礼，给我星辰和马匹。

我找到卓玛，说：“完成了。”我从怀中掏出稿子。卓玛接过来，在唇边一吻说：“选个地方好好读一读！我俩去路山，雪后的路山一定很美，我在那里读诗！”我说：“干脆去得更远些、更神圣些，去天尽头！”

第二天，我们来到天尽头。

天空清高淡远，卓玛高声朗读起来，她的声音清越嘹亮，像谷地里乍起的风：

从三峡逆流而上。我什么也没看见。我只听到一个美丽的传说。我眼前有一艘梦船。它带着我逆流而上。去看三峡，去看三峡的风光。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的三峡。我看到了我的风与浪。我的人生就是这叫三峡的小弟弟。三峡就是我人生的三个小弟弟。我背着东流的大江。我不渴望大海的浪。我只对雪山高原向往。我向往美丽的荒原。我愿成为雪域上的太阳。

你是泪滴。是泪凝固的泪滴。是一条用血凝成的江河。在高高的山岭上静止的流着。修炼千年万年。修炼成了一个民族伟大象征的歌手。那象征的背后。奔着一条能忍受血泪的黄河。流着一条能承受一切的长江。站着一个人拥有大大的疆土。不贪婪别人贫瘠土地的民族。围不住这个民族富有的你。围不住书声朗朗。挡不住马蹄与以马为梦的江山诗人。相遇高山大河。相遇雪域古

老的星空下。用无数的笔与鞭子锦绣江山千古。用许多头颅与白骨堆成荒山大漠。烈烈的雄风与纤纤温柔。赋予了我们赋予了我们。为天下中兴为天下中兴。横槊赋诗赋诗横槊。

你这座堆满诗歌的矿山。你这座站满少女的宫廷。我思念你千年万年。我走了千年万年的路程。今夜我站在你的土地上。我站在你的村庄。也没见诗歌也没见少女。只听见地球村庄的人们。只听见地球村庄的人们。安居乐业的歌声。地球上的村庄。地球上的村庄才是一个。才是一个堆满了诗歌的月亮。今夜，我要告别你。今夜，我要回到我的村庄。回到伟大的华夏。举着火把举着火把。在黑夜中成为一只。成为一只闪亮的眼睛。

小时候我看见你流啊流啊。我在你岸边坐啊坐啊。太阳圆啊红啊。月亮缺了又圆。我有一天坐到你的船上。我跟着你流啊流啊。流到你水上的天。流到你来的海边。我离开了你。我不再是一位少年。你成了我的哈达。搭在了我的两肩。你成了我的宅子。成了我的兰花。我离开了你。漂流了世界。

卓玛读了一遍又一遍，眼里闪着泪花，启开朱唇：“你的语言明快如闪电……答应我，像爱诗歌一样爱着我！如果做不到，雄奇不可侵犯的天尽头引我走向远方，走向死亡！”

我怜惜地注视着她，发现她那细弯的眉如温情的月亮。卓玛一时里眯眼看起银杏树枝桠上空的月，不觉幻想那是我，三片四片银杏树叶子在划着圈儿一飘一飘的，落在身子软得如没了骨头的卓玛身上。

我捧着卓玛，我似乎这下才清醒过来，望着一脸醉意的卓玛，卓玛眯着眼睛，一双手不知要放在哪里才好。卓玛还舍不得睁开眼睛。

卓玛越是感到甜蜜，我越是不敢面对这么单纯而痴心的卓玛。我眼前似乎晃荡起了什么。

卓玛开始入睡了，卓玛在均匀地呼吸，胸脯缓缓起伏。在卓玛怀里，我怎么也睡不着，总想哭泣。

又是一个春天，我没有说话，埋下头拨弄着地上的草，满怀郁闷地吸烟。卓玛在我身旁坐下，一言不发。四周都很静寂，只有林中鸟鸣的声音和路山下村子里传来的犬吠声。寒意开始袭来，卓玛吸着鼻子，双手抱着身子，肚子也开始饿得发慌。我嘴里却说着：卓玛，我以前，大热天打着赤脚，身穿又厚又重的蓝色破衣，头发乱糟糟的，衣服如漆了油……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架着二郎腿沉默冷峻，说起话来手动脚摇、头晃，别人像与我结下了十年仇，开口就骂我家里，一张黑得油沾沾的桌子，一架破旧的床，穷酸得只有我活得下去，更可怕的是我爹那张黑咕隆咚的脸与一双满是裂纹的手，端着什么颤颤抖抖，看着就吃不下饭，还在外面穿什么皮鞋，打什么领结，虚无空地活在太空上，一个好好的人空在那里荒废着做那声名贯天的白日梦……如今……难怪别人说我像当官的又不是当官的，像城市的又不是城市的，像诗人又没发过诗，一下怏然、一下愤然、一下颓然地过着日子。

卓玛，你在风中，你在水中，轻轻飘动。我拼命奔跑向立在水边的你。我们一起汹涌在一首诗里。相逢，举行婚礼，诞生美丽。

卓玛，想起你，想起你这位美丽的人。想起你的命运。想起你，我今夜看遍了天空所有的星辰。从明天起，我要重新做人。做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去为你挥霍自己的青春与爱情。为了你，从明天起放弃对所有的人的爱。将三千宠爱集于你一身。为了你，我要走遍每一座你喜欢的村庄。在花花朵朵的田野为你种上麦子。让春天所有的露水。如发疯的大河，将你的一生洗浴。

卓玛，炎热的日子，孤独冰凉的日子。我答应你，为你写下这些。为你写下这些想你的文字。答应我，不要对生活发言。你要好好的过着每一天。从云里从雾里走进生活。去生活中看看天空，也来看看我。看看我这首上帝早在千年前。为你写的诗歌。它早已被人刻上石头。留在这大荒山中，还从没有人读过。它忍受了千年的寂寞。只等着你今天向它走来，将它吟唱于世界。

卓玛，我不知道你离我有多远。我除了你，面对这繁华的盛世，我一无所有。我在一无所有中可以为你写下天才式的诗歌。可以献给你纯净的爱。不知道，你面对我时。是痛苦多于快乐还是快乐多于痛苦。我不知道能在你的天空。种多少草，栽多少树。给你多少需要的爱情财富。我不知道，需要多久。你来采摘我的爱情与寂寞。

卓玛，每一个人也许在寂寞中。学会走进心灵的低谷。每一个人也许在欢乐中学会。去享受难得的孤独。你在遥远的山中依傍你的花。我在远方的江边靠着一棵柳。山洪奔腾的雨季，我们各自躲在屋子里。你抚着你流水一般的琴。我听着你高山一样的歌。我们都似乎在各自的山谷，高唱生活。独享心灵中那一份自由的空虚与寂寞。各自在纸做的舞台用一只生锈的笔。留下心灵的财富。某一天，各自离家出走，各自走向传说。

卓玛，假如有一天你围着白围裙。在兴奋地洗手，兴奋地为我端来面包。我在兴奋中享受完你的午餐。我在我们的麦地上一边耕作。一边看着你在池塘边兴奋地洗着衣服。孩子们跑来跑去地追着。太阳在天空中散发着它生活的热度。我们在生活的热情里劳作。然后，在月亮的诗意里安顿好孩子们。我们在洁白的鹅毛被中如风如云。这一切，假如有一天我们拥有。我们就在假如中。直到我们老了，我们牵着各自的手。向黄昏的远方走。走向那首我们一生刻在天边的诗歌。

卓玛，我如今处在，处在你黑暗的尽头。你牵着一只小狗。从一个寂静的巷子走过。你渴望着你渴望着的，消解着你消解的。走过一切，走过春天。走过你的夜晚你的天空。爱火燃烧在荒野。我站在这里，我来到人间。我的爱情荒凉，我的青春枯黄。又何必弹起琴弦，又何必拿起笔。我从没有放弃向远方走去。当你将要枯萎山谷，我将流出泪滴。在秋天枯黄的大地上，我宁愿枯黄我自己。用大地这琴，在河的弦线上为你吟唱。以青春以鲜花的鲜润告诉天空。我仍然爱你。

卓玛，今夜，面对着朗月与秋花，面对着灯光与香艳。我再也没有理由把爱情拒绝。即使一切不过是一场很快过去的盛宴。也要在今夜举着大地上所有的杯子。在今夜提起笔，在醉后写下爱情的誓言。在一切消解爱情的众神面前相信爱情。在金钱与权力的刀下。为爱情仍然把头颅高举。成为英雄，成为王。用手中的利剑与成群的马。为爱情的城堡在大地千年决战。让众声一同歌颂，歌颂。已渐渐远离我们的爱，已渐渐远离我们的梦。在梦里歌颂为卫护爱情在决战的英雄。

天空把自己的光芒伸向我，以便我可以通向天上。

我背弃的是人间，我奔往的是天上。

久远的时光已经把斑斓的大地在很大程度上改造得面目全非，只有周身缀满兰草和鲜花的诗人永生不变地矗立在那里。

人间真实从来从不从原则出发，利害才是真的。

世界。世界。我已被你改写。为了改写你，我要改写世界。世界，我的作品。我坐在王座上，窥看这个世界。世界的人们，水深火热的人们。我要把你们改写。最高贵的血统也是血。我需要用改写救治人类这场疾病。

失业的人们，倒闭的作坊。他们需要改写这个状况。他们需要工作。他们更需要剥削与进步。我开始向世界挑战。我要改写世界。让世界成为我的文字。我必将成为王。我要坐上世界的王位。让世界一起富强。

大地茫茫，我要把我的路。修向遥远的地方。我个子不高脚不太长。我是王，我是改写者。我是伟大的改写者我要改写一切的王。

改写改写。他人改写了，我改写了整个世界。我劈开了天地，创造了人间。我驱散了浊气，我们创造了日月。我不断复制我。我把我在大地上粘贴。我与我构成了我们。我们采集野果，我们不断狩猎。我们傍河而居。

世界在改写我们。我们在改写着世界。我们在变，世界在变。我们有了村落我们有了氏族。我们建立了部落。野果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多。我们开始饥饿。我们开始争夺。饥饿啊饥饿。我们开始了思索。我们开始劳作。我们开始种黍种大麦种稻种青稞。种一切能吃的植物。蓄养一切能吃的水鸟与野兽。

我们用战争改写改写。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国。我们一直迷失。我带领我的众生。把这个如纸的世界改写。世界如一张白纸。我如一支无形的笔。我在上面改写一切。我的眼越看越远。我坐在王的椅子上。坐在我邦国的中央。我臣服了一切。我带着我的奴隶们去征战。去改写。我用铁血改写着这个世界。我坐在我的椅子上。我在酒池肉林中把天下分封。我用一套礼制改写。我祭天祭地祭鬼神。我是天的继承人。我常兴王师去平息战争。

天下书生成群。大地上百花开放，百家争鸣。世界鸡犬不宁。改写，让这些书生们去改写一切。我坐在我

的椅子上。礼不能再改写这个世界。要用法来改写一切。为实现法，我建立了一支铁骑。不耕则战，不战则耕。我是他们的王。他们跟着我完成改写一切的使命。书生们一下合纵，一下连横。怎么聪明的人。也阻挡不了我用血改写他们的命运。

我举着刀改写了他们。我把天下改写了。我修建了伟大的军事工程。让它成为了我改写世界的见证。

我站立于大国的中央。我修建了雄伟的建筑。大兴水利富饶我的国度。

为彻底改写，我统一了一切。

法律这支残酷的笔。我用到了尽头。无为的世界悄悄来到。天下成了我的名姓。

大小的战役动摇我的江山。我强大的体制让他们无能。他们能改写一切。不能把我改写。我放出一些书生的言论。让他们读这些来获取功名。

书生的言论成了我最好的笔。我在一次又一次的改写下保持了自己。

沉睡中的我被枪炮惊醒。一切又开始颠覆。一切又开始改写。改写，一点一滴的改写。我坐在发黄的书页中间改写。改写就是创新。创新就是改写。将一切改写成永远。当下的一切，过去的一切。时代的改写者不停的改写。我又将要改写一切。改写在召唤着我。我，一个被时代改写的事物。我被一切改写。我必将改写一切。一切改写了。我改写整个世界。一切是什么，一切是改写。一切在无尽的改写。网络在改写我，我在改写网络。一切无时不在改写。我改写了别人，也被别人改写。一切改写彼此，一切彼此改写。我们在这样不停的改写。在不断的改写中把一切承传。改写，一次又一次改写。这个被一切改写出来的时代。我们从存在开始就开始了改写。改写本质，改写存在的意义。被改写，被改写。一切无时不在改写。一切无处不在改写。

改写人生改写世界。改写包容了一切悲哀，一切喜悦。我们只有承受，只有改写。改写吧，改写，改写就是一切。一切的一切，改写改写。我痛苦在他人的改写中。今天过去了，明天又是我的今天。我永远在今天被改写。我不断被一代又一代人改写。我来自改写，我被改写。我必须在改写中不断被改写。我是王，先为自己修一个墓。再为自己买一个房间。再找一个女人生一个孩子把自己改写。

太阳落下去了，它明天还会升起。一个被改写过的我被修改。我在被改写里虚在。

他人，他人是我的灯。我诞生了，我不是在向死之中。我来到世界就被不断改写。我坐在王的椅子上。以自己的出现改写世界。

我只有一个能装满空虚的脑袋。我只有一个能永远坐在地上的屁股。我在无限的他人之夜中。我来得太早也来得太晚。

我在他人的改写中。被他人永远改写。我所遭受的他人也在遭受。在人至高的王位上。我把生命熨帖在自己的湖泊。我是改写致死滴血的过客。

为了找回失去的王位。我来到这个世界。带着眼泪在没有意义的改写。

我身为大国的王。我悬挂在他人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生活，练习死亡。我如一页优秀的文字。被他人无限的抄改下去。抄改出来的我成了历史。

我凭自己的改写能力把一切改写。我在不断改写我在不断扮演。我活在一个抄改改写复制的世界。我是王，我与天下互相改写互相影响。

人在大地上一生劳累。自然之神的果实不再为照耀我们。人成了一只为生存改写自己的笔。

在单薄如纸的时间上。我在挥霍无穷的改写。我在人类的中途上声称为王。

我已是一个虚在。他人把我围困在他们操控的世界。我成了一个空在。被他人修理被他人算计。被他人设计。我是一个想象。我不再是一个现实。

改写，改写，在改写中找回自己。我永远活在这种自欺里。我知道我这个王已彻底死去。我在虚在世界上。成了他人的设计。世界，就这样一直荒诞下去。我奴役他人也被他人奴役。我空空的王座在等待什么。我静静地，不闻不见不动的坐着。下次我醒来在什么时候。我不能离开我不能走。我再也不能回到天上。我不停离开其实是在不停回去。滴血的虫子，正慢慢向死亡爬去。

世界在我眼里。是个芬芳的水果。我的生命成了文字形象节奏音符。我已失去了所有。如一条孤独流淌整个天空的河流。

我在高山之巅，大河之畔。我坐在老牛破车上。望着遥远的远方。习惯改写练习死亡。我身为大王。我宁愿为了最勇敢的探险光荣改写。也不愿带着耻辱死在大地上。

我是永生我是万能。我是一切起始终结的过程。

天空一无所有，但它说尽了一切。我一无所有，我改写到了尽头。从开天辟地。改写了默默无闻的自己。从成为人间的王。坐在王座上头戴王冠，手执笔。发出一道又一道改写世界的命令。多少忠臣成了我笔下的牺牲品。多少良将为我改写世界的目的流血牺牲。

回天庭去回天庭去。天庭的大门已为我紧闭。我带着王的灵魂被改写下去。我坐在高高的山梁上。黄河啊恒河啊尼罗河啊底格里斯河啊幼发拉底河。留下了多少改写的英雄。他们他们，这些世界的伟大的改写者。从主人改写成奴隶。从奴隶翻身成主人。从农耕庄园到机器城市。以前的铁血以前的英雄们。为改写世界疯狂的远征。改写者光荣的改写者。用血把地球擦洗了一遍又一遍。才迎来了用知识改写的春天。

书生一夜成王。坐在改写世界的位置上。改写改写仍是血在改写一切。一切被血改写。金钱，金钱，疯狂的金钱。改写着世界。世界，世界，你还能走多远。人类啊，你只能无能无力的改写改写。

改写就是创新，将一切改写成当下需要的将来永远需要的。

不但过去的一切，就是当下的一切也会终归过时。时代的改写者为了无数的当下需要而不停改写，直改写到永不过时永远需要。

我又将要改写了，时代在召唤着我。我也是一个时代改写成的事物。我是被一切改写的，我必将改写一切。

一切改写了，我要改写整个世界。

这就是一个改写者的宣言，也是一个改写主义者的告白。

我不是在创造改写这个词，我只是指出了一切本质。

一切本质是什么，它就是改写，在无尽的改写。

每一个事物无时不在改写，改写别人，也被别人改写，改写彼此，彼此改写。

我们就是在这样不停的改写中生老病死，创造辉煌。也在这样的不断的改写中把一切承传。

人若真的是从猴子变来的，达尔文说是进化，我认为应该说是改写，猴子是被一切改写成人的。

至于神，他是人的神，也是人改写成的，他同人类是由猴子改写来的同理，神是由人改写来的。

在这个被一切改写出来的伟大时代，我们应该站出来告诉人类，我们从存在开始就开始了改写与被改写。

存在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写。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是改写。人从哪里来？是被改写而来。人到哪里去？被改写而去。

什么是真实，真实就是在改写中。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一切无时不在改写中的道理。

让我们把一个遮蔽了多年的事实，呈现出来，呈现如太阳的光照一样，普照众生的命运。

我的命运就是被改写决定，被改写左右。

一切来源于改写，那只看不见的手就是一只无处不在的改写之手。

在改写中欢天喜地吧！世界在不断的改写中，赋予着我们痛苦与快乐。我们一直无法逃避改写，我们一直在默无声息的承受这个命运。

改写在召唤着我们。生命不是为活着而活着，为存在而存在。这存在与活着的本质后面那个终极就是改写。

改写人生，改写世界，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什么路是天成，不是，是改写的成果呈现在世界这棵树上。改写包容了一切，解构就是改写的开始。革命也是改写的一个源头名词。

一切的悲哀，一切的喜悦都被改写耗尽。

看吧，一切在改写的命运中诞生与死亡。

我们不能与改写挑战，只能在改写的洪流中不断的前进。

今天，我们只有承受，也只有改写，去保持自己活着的姿态，去证明自己不死，一切不死。

改写才是动力，才是活力。一切停止改写的那一天，也是一切不存在的那一天。

改写吧，改写，这就是一切，这就是一切的一切。

改写的目的是为了成功，实际是为了一个成功的失败在相互改写。

卓玛，今夜，我歇息在月下的村庄。今夜，我伴着村庄里的妈妈。妈妈的满头白发就如同今夜的月亮。妈妈的裙子旧了。她还穿在身上。妈妈属于这座田野的村庄。远方，远方是妈妈的病床。却是我却是我常去的。一个陌生的陌生的。用陌生做的村庄。妈妈的村庄是麦地上的村庄。我的村庄是浮在水上的村庄。今夜，我陪着妈妈。今夜，妈妈听我说着远方。今夜，妈妈没有眼泪。今夜，妈妈只望着天上的月亮。今夜，妈妈认为我的村庄就是她。我的村庄就是她夜夜看到的月亮。而我的村庄，不是月亮不是水上的远方。是把我养育成人。是把我送向一个又一个远方。一个又一个远方的妈妈。

卓玛，远方有一只饥饿的舌头。将今夜丰收的村庄一气舔光。远方有一阵风。吹走了空空如野的村庄。今夜我的村庄空空。今夜我坐在空空的村庄。空空的村庄里只剩下一轮月亮。今夜我一无所有。今夜我只有走在村庄空空的路。今夜我只剩下我脑中的理想。我的理想是一座清香的村庄。今夜我站在村庄的小河旁。今夜我想念失去的村庄。今夜我想念穿着月亮裙的姑娘。今夜我的村庄被风吹走。今夜我的村庄如同被风吹走的梦想。今夜我的村庄如同远得看不见的星星。我泪水的村庄。我月亮一样的村庄。已成为一轮埋在我。今夜心湖里的泪水月亮。

卓玛，今夜，我的村庄站在山坡上。今夜，我的村庄被酒红色的落叶盖满。今夜，村庄的老头子们。老头子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他们抽着烟他们喝着酒。他们吃着肉他们骂着娘。他们就这样一辈子在高的谷堆上。在高的谷堆上做爱修房。老了的他们成了村庄里。成了村庄里堆满粮食的谷仓。他们的身边只剩下与他们。与他们做了一辈子爱的老婆娘。他们啊他们。他们老了他们累了。他们歇息在谷堆上。他们被抛弃在堆满谷子的村庄。他们捧着那只月亮碗。他们拿着水一样的筷子。将一辈子的衣食洗个精光。今夜，我们这些背叛了村庄的儿女。任山坡上的村庄落满腐叶。任山坡上的村庄被今夜。被今夜的黑雪埋葬。

卓玛，我梦里的村庄啊。我童年的村庄。我童年的村庄堆满白雪。我童年的村庄有一个漂亮的姐姐。村庄像姐姐那么漂亮。村庄像姐姐那么纯洁。堆满白雪的村庄像我今夜。像我今夜想念的田野。村庄啊我童年的村庄。是一座一座飞满了月光蝶。飞满了月光蝶的村庄。我在雪花里成长。我在月光蝶群里长大。我在姐姐的月光裙下。采集村庄白雪似的野花。姐姐像村庄那轮。那轮插满雪花花朵的月亮。像妈妈说的嫦娥姑娘。姐姐是属于月亮的。姐姐不属于白雪飘飞的村庄。姐姐去了月亮的村庄。姐姐成了我童年的村庄。姐姐在月亮一样的年龄。姐姐在村庄花朵开放的今夜。姐姐在泪水打湿的村庄。姐姐抛下了我抛下了我。抛下了我童

年雪花飞舞的。我童年雪花飞舞的村庄。姐姐去了去了她的月亮上。去了去了她月亮上白雪的村庄。妈妈说姐姐是她一生的泪水。姐姐是她一生的月亮。姐姐是她雪花飘飞的村庄。而姐姐，姐姐是我今夜的月亮。姐姐是我今夜的泪珠。我想念姐姐。我想念童年雪花飞舞的村庄。那雪花飞舞的村庄里有我的姐姐。我想念月亮。月亮里有我的姐姐。月亮里有一座月光蝶飞舞的村庄。在月光蝶飞舞的村庄里。有我童年穿着雪花裙子的姐姐。

卓玛，我回到冬夜的村庄。今夜，父亲的村庄为我火光通明。父亲理想的村庄啊。还是还是挂着挂着那轮。雪白雪白的月亮。我爱雪白雪白的月亮。我爱雪白的村庄。我怀念村庄里那个白雪。可她远离了她长大的村庄。她远离了她成长的村庄。今夜我望着白雪的家。望着白雪的杉木楼房。我想起了那些夜。那些炉火旺旺的冬夜。白雪在翻着雪白的书本。告诉我书本里有一个白雪的村庄。村庄里住着一个叫白雪的姑娘。她爱上了爱上了白雪村庄里的王子。在那个冬夜，那个白雪飘飞的冬夜。我爱上了白雪，我爱上了白雪村庄。今夜，我回来了。今夜，我用雪白的纸带回了。带回了那座村庄的白雪。带回了那个白雪的村庄。带回了那个充满书香的白雪。今夜，围着炉火围着白雪。围着白雪飘飞村庄里的炉火。翻开那雪白的纸。看着那座白雪村庄的模样。

卓玛，你是我今夜的村庄。你是我今夜河流的村庄。你是我今夜的粮仓。所有的泪水所有的爱。都交给你收藏。

卓玛，你是我诗意的村庄。你是我诗歌的村庄。你是我海的村庄。我所有的河流。我所有的海水。都流入你流入你的。都流入你的太平洋。我爱你的村庄。我爱你生长的南方。我爱你在今夜的太平洋。你的太平洋似的村庄里。有你的眼睛有你海一样的眼睛。我要在你海一样的眼睛里成长。我要在你太平洋一样的胸怀上。在你太平洋一样的胸怀上成为月亮。成为你一生都爱的月亮。成为你一生都想念的月亮。

卓玛，今夜，雨打着村庄。雨打在我心上的村庄。雨做的村庄啊。泪做的村庄。飘在今夜的黑夜里。飘在今夜的黑海上。我坐在今夜的村庄。今夜的村庄筑在黑黑的海洋上。筑在黑黑海洋上的村庄啊。是海洋上的月亮。村庄里的人与月亮一起。在黑夜的水上。在水上失去了村庄的人。在水上失去月亮裙的女人。今夜今夜。围着一束稻谷。围着一张桌子。围着一只月光碗。如一座死去的村庄。静默在无话可说的水上。

卓玛，你是我心灵的村庄。你是我移动的村庄。你是我抛洒烦恼的粮仓。今夜我在屋顶上。在村庄的屋顶上。在你睡觉的屋顶上。为你守着守着你的粮仓。守着你睡觉的粮仓。明天我要娶你。明天我要带着你。去今夜村庄的梦云上。去今夜今夜。今夜我想念的山岗。给你把流水。把流水的衣服披上。给你把闲云的丝巾戴上。给你把苍天的袜子。把苍天的袜子穿在你的脚上。在花草的陪伴下。在百鸟的啼鸣声里。走向走向蜜蜂为

我们筑造的。蜜蜂为我们筑造的天堂村庄。

卓玛，今夜在我的云梦村庄。在我云梦湖边的村庄。在我云梦的床上。月光蝶月光蝶。成群的生长。成群的生长。月亮啊月亮。月光蝶的月亮母亲。黯然神伤。黯然神伤。今夜在我雪白的纸上。在我梦云的床上。我月光蝶似的新娘。让月光蝶遮掩了月亮。遮掩了月亮的美丽脸庞。让黑夜高过了天空。让月亮死亡在我的村庄上。她成了我村庄的月亮。她成了月光蝶的妈妈。她成了云梦湖的主人。她成了我一生。一生理想的村庄。云梦中的村庄。

卓玛，村庄在荒凉的大地丰收荒凉的自己。村庄成群的儿女已经远离，村庄独自在荒凉中。孤独的站立。村庄把村庄的美丽奉献给了远方。村庄在残破中继续残破下去。村庄诞生了我养育了我。而我已经彻底把村庄抛弃，也彻底厌恶了村庄。每次在灰尘满天的土路上与村庄擦肩来去。每一次满含泪水地为村庄寂寞哭泣。村庄的夜晚村庄的月亮村庄的清风已经不再诗意。那些村庄留在我心灵的点点印迹。已一点点被一只巨手擦去。村庄已经如一位又脏又乱的老太婆。被抛弃在大地上。我在村庄的哭泣声里已一步一步远离。

有些事，想也是傻，不想也是傻，我没办法不傻。人这辈子绝大多数时候都在做没有意义的事。意义是经不起耗的，今天明天我觉得这样做有意义，今年明年呢，在他人的眼中还有意义吗？还是这片黄土，我看得出意义来吗？他人命令我做不到的事情，那就是命令。我！干点什么不好？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不能改变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也是我根本打算完成的事情。我是为了打发时间。人生的意义就是打发时间，谁都有权力打发自己的时间。我不抱希望，我只有希望，我抱定一个在世界上无法完成的希望，我做的事情不可能完成，也不打算完成。我在干活，干我不知所谓的活，我很烦，以前做得很高兴的事情突然没有了意义，我突然觉得该干点别的什么。我真服了我自己，能在这个世界上活下来。我，我，我属于有了不多，无了不少的那一部分，我的主要出路在于认清自己，不要做不该做的事，想多不要想。

不要做不该做的事，想多不要想，我是他人给我的规定？还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规定，还是我一出生就得接受的规定。我们都是彼此的镜子，上天下地，中间只有你我他，三个人。世界上存在的是一些魔鬼，不是一些死鬼。我与他人是一场交换，我在他人中倒下了，到我坟前来的还是这些他人。呆在他人中，我看着别人着急，别人看着我也着急。我异想天开，不明白在做什么人做的事。我明白，别废了我在世的这些日子，人都是有心事有遗憾的，不要在他人中混日子，小心日子把你给混了。一条路，不是走的路，是我修通的一条通向他人空间的路。活着要有个他人空间，必须有一个在他人中储存自己的空间。我在做的，跟我昨天瞎忙的事情一样。我不能放松自己，今天放一点，明天放一点，直到最后，直到最后一无所所有。

重要的，最重要的，我今天还没有倒。我是有血的人，我的血是能被喊出来的。我喜欢这种生活，可这种生活不喜欢我。这种生活在朝我大喊：不要，没考虑，就是不要，考虑过了，更加不要。能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我根本不能干我能干的事，我做的恰恰是我不能干的事。在我不能干的事中能干出来，才叫干事。我是全人类中的一个，我能记住这个意义是什么，我就会为了记住每一个，为了不抛弃每一个，每一个都是全人类的一个。有意义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就是做没有意义的事情，做很多很多没有意义的事情。我可以把自己关在自己的世界里，假装世界上除了我没有别人，假装我已经死了，不再想别人，想想别人也会造成别人的负担。我常想起这个失败的想法。远得像在另一个世界，远得好像与我无关。有时，我看到一只流萤坠下死了，我想它早该死了，我不知道它在这之前飞了多远的路程。

他人想要我吗？他人并不想要我，是我死乞白赖的要来，来干吗？来一门心思的打算拖死他人吗？不再吸鼻子，也不再抹眼泪。跟他人抹眼泪的人太多了，他人跟谁抹去？我容易紧张，紧张是好事，能让我紧张了认真真去做事情。我记着了，从现在开始，每紧张一次，我就放弃了一次，放弃了一次以上的不能好好做人，放弃三次以上的人根本做不了人。我不能像现在，不是他人要我走，是我自己要走。他人只是习惯我差，不习惯我好，等他人习惯我比他好，他人才会理我。一样的，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人终归是要分手的，一起过了一关又一关，总是要分手的。咱们选择了这种生活，生活不得不要放弃很多东西。生活的巨人已说得很明白，我当时即使不明白，总有一天我会明白。别人不该跟我说明白，我继续这么糊涂地高兴着。明白了就不该糊涂，一躺下，我都是能抛弃能放弃的一次性使用的尸体。

为谁付出代价？为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付出这个代价的意义，是梦想在前边等着我。好死不如赖活着，活下来才能生活，我从来就是天南地北的在危险的生活中，连死人都没有安全感。我生活在不断告别，不断地聚会中。我无数年在寻找，在形形色色的人中寻找与自己对应的自我。像只被骂晕了的狗，总找不着昨天的骨头，还总在找。今天这样，我必须得这样。现在要找，必须要找，选择了这种寻找的生活，爬都要爬回自己心中的家乡。

你总是骗我，他人用你来骗我。总拿我当笨蛋，骗我好好活，骗我有意义。意义是什么？是我站住了，把别人挤出局，这就是意义。照顾我的人，让我照顾他人的人，被我挤走的人，让我成了现在这样的人，让你成了现在这样的人，他是谁？第一眼看见你，我就知道他人会把所有的心思花在你身上。你可怜巴巴，在文献中如一团扶不起来的泥巴。他人七嘴八舌的把你留下的这些泥巴捏成了你的人形，塑成了庙堂中的形象，安座在圣人席上。在你的光环下，我多想像你那样。每对一件